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

覽古

項王亭賦有序

唐　李德裕

丙辰歲孟夏余稅駕烏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覽因覩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歎其屈於天命且曰漢祖困阨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為不然矣自古聰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縱火咸陽

失秦中之固遷主殺裔傷義士之心違天違人霸圖隳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業東制區宇雖數敗於外常有關中為舊主縞素以義動天下雖項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蟄屈鴻門龍潛天漢始降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不亦遠乎余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其變不測虎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鷙宜乎夐絕然嚱舟不渡留騅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

劍此地因作賦以弔之

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識艤舟之岸焉知繫馬之樹望牛渚而蒼然歎烏江而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人世之何遽思項氏之入關按秦圖而割據恃八千之剽疾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將衣錦於舊國遂揚旌而東顧雖未至於陰陵誰不知其失路恥沐猴之醜詆乃烹韓而泄怒謂天命之我欺何霸王之不寤嗟乎楚聲既合漢圍已布歌數闋而甚悲酒盈樽而不御當

其盛也天下侯伯自我而宰制及其衰也帳中美人寄命而無處季數避而不亡羽一敗而終仆豈非獨任於威力不由於智慮追昔四隤之下風煙將暮大咤雷奮重瞳電注叱漢千騎如獵狐兔謝亭長而依然愧父兄兮不顧既伏劍而已矣彼庫帥兮猶懼雖霸業之無成亦終古而獨步周視陳迹緬然如素聽喬木之悲風感高秋之玄露因獻弔於兹亭庶神靈之可遇

項王亭賦有序

宋　龔相

余令烏江之明年職閒訟稀得以文史自娯於是詢考境內遺迹將欲驗古事察風俗恨其兵火之餘故老㳟滅無復在者而前人遺迹往往化為榛莽狐狸之區矣獨項王亭去古寖遠於邑為近余每登眺焉一日攜客至其上讀唐李德裕所為賦序楚漢興亡基乎應天順人與不則然矣而余嘗謂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若夫魏晉之興皆假唐虞稱禪代大率懐姦飾詐篡竊取之其實逼奪下至劉裕蕭道成之流如蹈一律

覆宗滅祀延及無辜可為流涕若楊堅朱温直盜賊爾

固不足道也豈非所謂不仁而得天下者哉夫項王之

起年二十四不階尺寸自奮立隴二年而平秦霸天下

廢立王侯政由一已雖所為有異於高祖然以曹操司

馬懿而視王真偉人也余又覽觀山川想追騎雲集王

以短兵接戰英勇不衰謝亭長顧呂馬童之時其視死

生為何如雄烈之氣凛凛而在邑人廟祀至於今不怠

者豈以王之亡秦與漢之功大而得失自我不為姦詐

慕竊真磊落大丈夫也哉故余作賦以辨之大抵君子論人或責以備或推以恕非苟然者余豈敢與衛公異也其辭曰

括蒼龔相暇日與客登項王之亭顧覽遺迹喟然歎曰嗚呼感哉二世之末天下思叛勝廣一呼雲起從亂當是時也燕齊趙魏莫不立王梁起會稽亦從民望得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立而奉之鼓行城陽雖再破於秦軍而秦軍尚強梁既死於定陶王怨秦而必亡章邯引

而渡河趙旦莫以乞降彼陳餘之擁兵亦逡廵而莫敢當王乃震怒眥裂力排宋義晨朝誅之莫不讋悸毀釜以湛船示三軍之死志果破秦軍而殺蘇角絶甬道而虜王離呼聲震天而動地山陵日月為之蔽虧諸侯人人惴恐膝行轅門而莫敢仰視章邯舉軍以降焉諸侯將以兵而從之入關不留衣錦東歸裂地主約而王將相天下利柄惟我所持何其盛也哉及齊趙先畔漢以兵東轉戰滎陽陷死摧鋒漢雖屢北謀無不同迨垓

下之圍方急始悟楚人之多從於是慷慨悲歌潰圍南出臨江不渡留騅報德又何憊也客曰子知楚漢之得失乎不在於兵而在於得人不在於強弱而在於得民心之淺深當其屠咸陽殺子嬰火宮室坑秦兵殺義帝於郴陽尊主約之不平漢皆反是約三章而去苛法拒牛酒而恐費民封府庫諭郡邑而不私其財期在於變秦況蕭張佐其謀韓彭將其軍無素書之弗用推赤心而示人此楚漢之得失也曾何感憊之足言哉龔子曰

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古今成敗得失是非其間紛紛蓋不容喙畧請較之其敗者未必皆非其成者未必無可議也嗟夫項王卓偉之才英烈之氣使膺天命而有成乃蹉跌而至此若曹操之與司馬懿以鬼蜮之雄資盜賊之智尚負且乘而竊神器皆數傳而後已或百年而遂斃方戢伏后而尸曹爽抑可見其無君子意其為得失又安足計以石勒之胡雛猶遂鹿於當世不忍效夫數子侮孤寡之非義嗚呼噫嘻得則為王失則為虜由

魏晉以觀之王雖亡兮何負此顏呂焉童而謝亭長兒
生固亦不懼矣彼分香而飲粥又何王之可伍也客遂
緘默相視動覥一客在旁莞然獨笑曰二子辯則辯矣
然未達夫理也楚漢魏晉茫茫千載是非得失今皆安
在哉徒存史牒莫考真偽自古及今如我與子登斯亭
而悵然弔往昔以流涕漁夫樵婦之所經行野老祠官
之所祭酹亦已多矣莫得而記也今夫二子踟躕睇視
不忍舍此亦何異臨川而歎逝也子獨不見夫青山白

雲長江明月耿耿長存滔滔不絕初無古今之異治亂之別是亦理之所在也於是引而酌酌而醉醉而能歌曰山蒼蒼兮江湯湯月盈虧兮雲飛揚是非得失兮兩俱亡頽然而卧兮適乎無何有之鄉

蘭亭賦有序　　元　劉詵

越州山陰縣西南二十里為蘭渚越王種蘭處也晉王右軍謝太傅兄弟數往造焉築亭其上名曰蘭亭永和九年上巳日右軍與同遊者四十一人流觴曲水倡咏

其間不能成詩者十六人時方尚玄以一生死齊彭殤為高右軍獨有感於修短之數慨然歎老之將至豈以司馬氏之偏安不自奮者政坐淪溺於老莊之無為乎觀其與謝安石殷深源書其經綸為何如哉而蹉跎出懷祖下茲其所以峻誓松楸也而晉事亦不復振矣嗚呼歷今且千載無能為與懷者獨知寶其遺帖可慨也

作蘭亭賦

道浙江而東下兮澹沙樹之雲堤莽鑑湖之蕪絕兮訪

古縣之會稽青山四列而昈分兮斷雲屯空而横犀曲水婉而縈流兮急鳴湍之清漪湖柳高而翳翳兮羣鷺飛而亂啼弔舊遊而榜舟兮得種蘭之故基睠羣賢之伊昔兮偉一代之雄姿當春景之浸暮兮曖天宇之和熙造斯亭之修禊兮曰暢敘乎幽情雖其懷之不齊兮乃俱集而同嬉寄飛觴而傲八極兮託高悰於賦詩或短長之兼就兮或數語而争奇獨可疑於獻隗之長才兮何乃竟日而無一辭豈欲託於昏冥兮寧甘受於罰

危嗟神州之陸沉兮莽宮門之銅駝自一馬之既化兮豢百年之江蚍甲誓江之無人兮落日淡而水揚波灑新亭之因淚兮邈故陵之山河誠誤士之誤國兮千載為之悲歌胡當時之悠悠兮玩杯酒以自多覽光景之留連兮忽不知其英氣之消磨彼諸賢之淪溺兮亦孰知其不可惟右軍之懿美兮迴獨立乎江左曾內史之足淹兮鬱酒酣之磊砢聞廣陵之管角兮擁千騎之駿馭慨非才之不如兮恠大鈞之誰播指塋楸以為証兮

高出處以在我痛死生之俯仰兮彼豈歎老而嗟衰誠歔欷之有寄兮諒同遊之孰知諸東山而為書兮危深源之北師彼其區畫之何如兮奈流落而不施嗟千載之不能一慨兮獨以遺墨而見奇彼歐宋之何人兮顧以金石而況之偉虬髯之英雄兮睨六合於一笑曾用舍之不論兮付興亡於不弔乃睠戀於末技兮死不忘於茲妙炯玉匣之深藏兮徒以為昭陵之禍名作茲賦以為傷兮遡長風而孤嘯

述賢亭賦有序

宋　閻苑

黃星既隕火井重炎孔明志在電掃荆揚席卷許洛布四頭八尾於平沙之上乃昔人臨流感歎之所余慕其風烈而述其德業因名斯亭曰述賢考其陣法則方以八環一而為九馬隆遵之以破賊圓以六包一而為七李靖遵之以平虜蓋戰守虞晝部伍節制所重者勝所忽者敗所以覩宏規者仰服指奇蹤者稱美也且益州分應井絡僻在坤維而武侯以區區之蜀莅政至公董

武立信貫許國之精誠伸命世之勇略令施竹帛不纊而溫律嚴斧鉞不寒而慄方其膺揚上國虎視中原驍將聞風而奪心壯士望塵而破膽擁精銳之衆者堅壁受辱稱骨鯁之臣者仗節包羞玩敵於股掌之上措勝於談笑之間比昔賢則過之責斯人而備矣余構亭於此俾其登之者識常山蛇勢知天下奇才壯雄圖之不朽想英風而猶在嗚呼天假其年則禮樂攸興天命有歸則智力無用大筆方籌長星遽墜陵谷已遷尚有典

型蠻夷雖化不忘武備況今夏賊干常途人稱號冠帶
遺民雖窮髮之種漢唐故地混茹毛之俗而授鉞登壇
專長城之寄者節制可忽邪秋殿華閣當方面之權者
勤勞可繼邪今步遊灘上鑒前追往作古賦以述其始
終使夔人歲時歌之不無感慨焉雖然孔明方躬耕之
時處布衣之賤尚不遇三顧之主安能縱七擒之酋噫
自古英雄之士時命不遇湮滅而無聞者惜哉賦
曰

鼎分率土姦賊陸梁孔明布石於平沙之上髙步於大江之傍志馳許洛欲掃荆揚按井字九宮之法本河圖八卦之詳縱横魚貫曲折鴈行雖云蛇勢實曰龍驤其始也荷寫誠於傾蓋遂感激而褰裳應雲龍之隱隱信魚水之洋洋其終也酬三顧而不爽縱七擒之所長資一時之談笑播千載而芬芳況夫才兼管樂政黙申商蜀則冬日魏則秋霜蜀民暖於布帛魏人困於豺狼於是并聲東下響應西方折曹氏之牙角挫仲達之鋒鋩

至今秦隴聆其巾幗梁益詠乎甘棠論高節則勝槎巖之入夢鄐負鼎之干湯推治體則蕭何為政之咳唾子產遺愛之粃糠量行事則用兵如晉文之示信教民如周誥之成章觀施設則肩輿羽扇以節金鼓木牛流馬以代挽航遵節制則馬隆以八陣用於晉李靖以六花顯於唐宜其斬王雙而走郭淮殺張郃而辱宣王吁哉飲渭之龍隨天數而已沒吞吳之蛇如實氣而難藏所以餘威遠振遺迹尤彰忠義撫劍而歎息英雄沾襟而

感傷戍夷懷德而縞素士民追昔而蒸嘗余徘徊灘上不見鷲鸛變夔龜蛇央央但覺雙魂失宅三甲負芒瞿塘風急起波聲之嗚咽巫峽雨散連天際以淒涼縱使秦雲變色魯日迴光竟與草木同朽皆無益於興亡

瓊華島賦 有序

元 郝經

歲癸丑夏經入於燕五月初吉由萬寧故宮登瓊華島徜徉延竚臨風肆矚想見大定之治與有金百年之盛慨然有懷乃作賦焉其辭曰

栝矢飛燕遼傾宋奔中夏壯觀萃於金源鬱天居之宏
麗開陸地之海山忽陵飛而阜走見虎踞而龍蟠建瓴
水於河朔浩不知其波瀾沉沉覃覃旋坤轉乾赤城紫
府幻出塵寰粵惟瓊華之一島突兀乎其間崑崙之顛
海風怒撇劈濤頭而迸落結水面之青蓮巖巖磐磐儼
立屭贔如鼇頭冠日觀而却走偃如鼉背負月窟而
橫高寒瑤光樓起金碧鉤連斷霓飲海頡地頏天華陽
九州之塵遼海百年之蘊烽湧煙填慶雲佳氣郁郁芊

竿時屬清平天下晏然倒淮南之戈而荆楚帖崩統萬之角而安西安神武不殺而日趨於平泰信誓旣結而無事乎開邊明珠白雉不名而麋至蒲梢騄耳無用而復還一人高拱於其上無所為而樂禊清之燕大臣優游於其下無所為而與禮樂之盛萬物鈞化而無間四海被澤而不偏風俗旣厚綱紀日完財不聚而富刑不用而措政不更張而治士不作聰明而賢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嶷嶷乎魏孝文駸駸乎漢孝宣宜

乎於此樂天下之樂軼邁往而追羲軒收萬方之瓌詭
盡九土之纖妍紆青雲之環珮奏鈞天之管絃御長風
於絶頂訪蓬壺之飛仙開八荒之壽域正一氣之陶甄
躋斯民於仁壽而君臣與焉挈斯民於遂樂而君臣享
焉涵浸醲郁上格於天舒愉粹暢下達於泉濟濟洋洋
殆三十年見始終之全倏九龍之飛去隳神鼎於羽淵
宗況社僨而乃屢遷雖則屢遷竟不能永其傳功如是
德如是不克負荷一舉而棄捐孰為之司而使之然凋

金源於汴蔡卧一島於蒼煙悲風射關枯石荒殘瓊華樹死太液池乾游子目之而興歎故老思之而淚潸蓋餘恩遺烈膏於骨髓著於肺肝雖死而若生雖亡而若存有與析津同沛箕尾共騫者雖曰假山而實德山也彼虐政虐世昏君暴主以萬人之力肆一已之欲剗吾乾坤穢吾山川雖曰石山而實血山民欲與之俱亡卒聚而殲旃寧不愧於兹焉

三公山下祠賦有序

魏　孫　該

趙國元氏縣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焉在陘山之陽即三公祠焉崇堂既峻危閣造雲櫺軒臨萬仞之壑土木被丹藻之華是時寓目永日夕宿東序名彼故老訊之舊典云棟宇初興七十載三台耀靈實降甘雨夫山以有形為神神以無形為王若乃歊蒸於上雷動於下公田穰於多黍稷婦利其滯穗亦茲邦之所以報歷葉不輟也於是援筆作賦昭神靈之有憑壯夏屋之弘麗其辭曰

坤作地勢恒岳吐精布濩磥磦上秀太清三后讚事雨師不寧有渰淒淒潤我羣生先人諒德圖象垂形考之舊史典謨無聲

三公山下神祠賦　　晉 楊該

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一白石巨靈據山三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雌嶊爭湍趣戾衝石會谿高岸為谷嶢峴阻𨹔梗林柰條逼途迮蹊行者息駕步趾於斯陟大歸登岑岡踰夾塏歷朝陽睥華殿之顯敞

覩應門之將將神木鬱蓊百堵周乎洞房進排閶闔顧盼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夭矯騰驤累層岌業齊載長梁數山藻於前棁綴榱桷以釆章文綺朧真紛鱗淇葩暐以波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逮旰於焉燎已光縣宰致祀嘉旨備詳陰祚顯應徧澤圻疆普比士女樂彼豐穰

謁漂母祠賦　明　程誥

歲中呂之初律兮余背江而指淮揚風帆以北邁兮越

壷湖之激瀲睇楚城之巇嶪兮聆弭棹而徘徊嘅漂母之不復作兮覬王孫而誰哀於是歷瀰迆以謁祠兮思獨抑鬱而莫裁棟甍新以塈飾兮垣道舊而傾頹簷喙以聚雀兮碣厚積而封苔俯芳皋之廣衍兮注長河之還迴漁人紛其鈎罟兮行旅騖以往來當其受辱以寄食兮固亦碌碌之庸才何茲母之洞鑒兮識智傑於塵埃豈一飯之望報兮實乃周急之素懷苟謂千金為母榮兮曾曷足以知此哉

忠愛祠賦

明 李東陽

南昌王公得仁在汀州歷府經歷推官有惠政適鄧賦作釁著奇績且盡瘁成疾以死汀人作忠愛祠以饗之東陽從公之子今翰林學士大嚭先生覩碑傳詩頌諸作得公遺事爲詳因託客語賦其事公之先本謝姓中更變故學士先生始請於朝而復之然汀之人猶稱公爲王侯今王侯云者爲汀人道也其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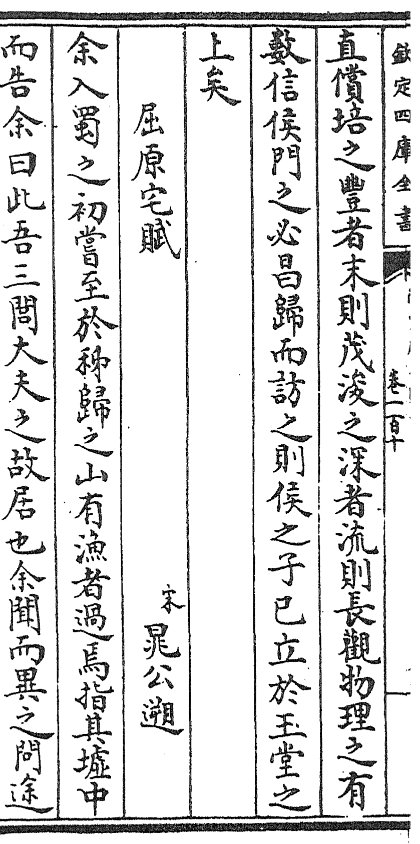
客有出中朝使南服諏民風訪邦俗過臨汀之墟駐龍

山之麓見祠宇之巨麗睹亭碑之高矗乃剔蘚揮垢睨立而讀之讀未旣有父老數輩提幼攜稺巒戴榼酒盤兼豆茘趨蹌升堂傴僂伏地載拜而興潸焉出涕客名而問曰爾何為者父老曰噫此吾故侯也壬子之秋侯來官遊二十八年自幕登州志在社稷愛流海陬人亦有言靡德弗酬客曰可得聞乎父老曰昔者旱魃狂舞饑民嗷嗷糴價屢減廵車繼膏膏我為糞軀我為勞慰我蒼黃歸我逋逃民之戴侯若襁若褓嬰人肆驕侯語

諤諤虓卒施虐侯法嶽嶽頹厦木柱中流砥崿撼之不可動麾之不可却民之賴侯若墮得綆若病得藥兩造具獄羣辭交挐侯居其間左牒右書徹入芒穎細窮錙銖訥喙雄吐寃懷奮攄民之遇侯若斃而甦若乃山谷嘯潰池沸蹻夔魑走魍魎羽書馳飈腦血塗地驛路夜斷空城晝閉滙溲為飲煮草為食塗多餓胔官有餘積侯發公粟若啟家笥愚民被脅從忠如逝侯諭福禍若誨子弟乃翼戎官驅死士揚義旗操利器單門一袒從

者如蝟喊震山裂雄翻海颶臨陣賈勇闘帷投計推堅
奪心誘降斷臂膺之者竹破觸之者瓦碎葢將乘勝長
驅刻期取質獻馘明堂銘功金匱而鵬鳥外至營星下
墜九原有知飲恨而欷噫嘻悲哉乾坤茫茫歲月如馳
我耋我耆昔侯童兒或殞戈兵或亡饉饑其幸存者散
為流移我田我廬我食與衣朋從戚遊孫怡子嬉彼活
我者非侯而誰我不祠侯而又誰祀哉客乃俯而頌仰
而歎曰嗚呼孰不民社傳舍是遷孰不冠裳旨素而餐

內積怨府外生釁端或瓦石相譁或簿牒交喧或面背殊相或死生異觀故貌定止水事窮蓋棺忠愛哉王侯雖千百世其無諼於是父老皆欷歔悵望若有感於斯言也有歌於庭者曰汀之山兮誰使為岑汀之水兮誰使為潯侯之德兮高且深愛而不見兮傷我心又有和者曰汀之材兮露為沐汀之田兮雨為沃侯之德兮安報嗟汀之民兮匪伊草木客乃重為歎曰吾聞謝起江左德門是望王出太原槐陰戟堂人定者天勝功厚者



直僨培之豐者末則茂浚之深者流則長觀物理之有數信侯門之必昌歸而訪之則侯之子已立於玉堂之上矣

屈原宅賦

宋　晁公遡

余入蜀之初嘗至於秭歸之山有漁者過焉指其墟中而告余曰此吾三閭大夫之故居也余聞而異之問途而往觀焉則羣山連綿若遠若近風雲渟滀不見其境於斯時也霜降氣肅月光益明風林水麓之影相亂而

大江之聲若敲金擊石泠泠然其可聽也而所謂屈原之居則無復可識吾想夫牛羊之牧其上而樵蘇之不禁也久矣而彼漁者何自而知邪余觀於屈原之前者有唐叔之苗裔襲霸主之遺風方示侈於天下築虒祁之新宮傾四封以來會賀匠氏之奏功其玉帛之容焜燿於下而環珮之音鏗鏘於中固巳為諸侯之雄也自後強君桀主日益侈矣東西五里南北千步採玉砌以瑩礎布金椎以隱路者秦之驪山阿房也璧門鳳闕上

樓金爵繚周牆以百里而終南泰華之氣上下而交錯者漢之長楊五柞也嘉木崇岡蔽虧杳冥而珍臺閒館間見層出於幽深者唐之玉華九成也方其作而未毀固極侈以增麗五都之豪傑足留而目注者彷徨而不已然而千載之後皆漫滅而不紀又況屈原之宅哉自沉沙之告終凡幾易於星紀觀陵谷之遷變想立隴其已毀而後之人猶於荒榛野蔓之間求髣髴於田里而謂屈原之在是也噫吁悲哉獨何為然豈五方之異俗

惟楚人之為賢秦晉漢唐之址已泯絕而無有至於此而獨傳考厥族之所託實祝融之世臣能遺迹於不朽矧郢中之舊京然今也平原曠野上下禾黍九疑雲夢之間水波煙雲之容輪囷浩蕩而瀰漫於九土其章華之館蘭臺之宮亦不知其處所矣予於是聽悵久之泫然流涕而後知名節之可尊而富貴之為不足恃也漁者聞而笑之曰子真知吾三閭大夫者歟觀此荒蕪尋常之地豈昔者所以被放逐而不忍去者也聞其始也

漁父語之而不從其終也宋玉招之而不來卒自葬於魚腹邈神遊於九垓曩云懷乎故都令何不少留而徘徊也余曰封狐雄虺象蟻壺蜂層冰積雪流金鑠石之域當凛而夏宜燠而冬生於四方為物之凶然吾知其為異可前備而不逢惟楚國之衆士實同質而異心吾不量其有毒故見放於江濵然則彼可畏歟此可畏歟雖漁父之見告使揚其波焉如誦招䰟之哀此亦小智而大愚所以赴江流而不悔其何愛於弊廬

屈原廟賦

宋　蘇　軾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予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予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生既不能力爭

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兮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為高潔之不可以企及兮

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不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屈原廟賦

宋 蘇轍

淒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膚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似兮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醑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渙鼓桂揖兮蘭為舟横中流兮

風鳴鳫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墻兮繚九罔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採玉以為輪兮斲冰以為之軿伯翳俯以御馬兮皋陶為予參乘慘然慰予之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導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為予而歔欷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予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子舍是安去子

將貲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子豈如彼婦兮夫不仁
而出訴慘默默子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爲處予惟樂夫
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言
言出而無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旣死
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夫孰知子此歎忽反顧以千載
兮喟故宮之頹垣

雙廟賦　　宋　孔武仲

出睢陽兮荒殘蹊草之間覽雙廟之遺蹤兮啟高堂以

縱觀彼廵遠雖異人兮忠壯同發乎心肝英靈起其已遡兮顧形魄猶凛然昔天寶之不道兮履阽危以為安置庸相於廟堂兮養逆臣於邊關胡雛朝發於范陽兮烽火夕照於長安滄溟横泄而莫禦兮漂九州以為瀾惟梁王之舊都兮俯淮泗之驚湍當兵革之幾消兮矧壁壘之不完徒死節而相誓兮肯肆力乎艱難以九拒却九攻兮顧慮畫之已殫及兵盡而食窮兮雖智勇其何言腰領横分於刀机兮文節播棄於丘原生城守而

死廟食兮越至今幾年而望之者怵惕兮過之者盤桓
使懦夫有立志兮此伯夷之所以為賢如二公之風烈
兮宜聞之者勉旃夫威刑者人之所憚就兮祿利者人
之所喜千刼鯨吞而虎攫兮如思明與祿山獨忼慨以
不懼兮持初志而愈堅睨白刃之來臨兮猶蟲雀之過
前洞觀歷世兮鮮或能然以孔光之素貴兮猶折節於
恭賢偷榮耀於一日兮甘醜辱於千年生為諛臣以終
身兮死為怯鬼於黃泉聊舉隅以善喻兮非史僕之能

宣我思古人兮徒涕泗之漣漣

寶鹿賦 有序

元 任士林

成宗皇帝臨御之明年陞奉化縣為奉化州於是始興復文公書院於寶鹿之陽既成假祠吏任士林賦以落之其辭曰

紛萬山而越行兮氣蜿蜒以沖融東赴海而將窮兮勢糾結以益隆又折鄞而東行兮有開元之故封出雲南之廿里兮摘青標於秋風斷華頂之右股兮乃益崇其

西墉吒太白其逆走兮柱南山而膺空下廣衍兮為嶠
為丘中疏淪兮為洄為流忽寶鹿其隆起兮實雄抗乎
一州喧豗於羣子之鍾鼓兮屈辱於牧豎之蓑笠又不
知白雲蒼狗幾變幻兮而春忽秋也木偃蹇其獨卧兮
而秦封之不受固將叩其據於混沌也花摧折其特芳
兮而移根天上之年瞭乎其猶可問也於是訪昔人之
所廬兮得嘉定之故址察鳶魚之上下兮收端倪於天
地迺雝逢翟迺斷松梓棟突兀其凌雲兮門洞開而出

日水抱曲而吞江兮玉横陳而架筆羌紫陽之舊祀兮有白鹿之初訓聽申申之燕居兮立青青之彦俊以游以息以講以習時風乎其詠舞兮曰微公其誰歸日彌盡其鑽仰兮亶卓乎其如立噫嘻道不擇地而存兮地不擇勝而尊蹈廣大兮精微之用著宅高明兮中庸之體具偹從事於斯文兮其有考於廢興之故

峡山寺賦 有序

唐 沈佺期

峡山寺者名隸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迴逸落悉

從梅竹下過渡口至山頂石道數層齋房浴室湫在雲漢神龍二年夏六月予授棨南裔承恩北歸結纜山隅周謁精舍為之賦焉

峽山精舍端溪妙境中有紅泉分飛碧嶺若乃忍殿臨岸禪堂枕江桂葉薰戶蓮花照牕銀函獅子之座金刹鳳凰之柱野鹿婚而馴山雞愛而頻舞千層古龕百仞明潭幡燈夕透杖鉢朝涵炎光失於攢樹涼風生於高竹仙人共天樂俱行花雨與香雲相逐法侶徘徊齊

房宴閑心猿久去怖鴿時來走何為者竄身炎野旋旆京師維舟山下稽首醫王誓心無常向何業而辭國今何緣而赴鄉豈往過而追受將來愆而預殃即撫躬以內究幸無慝以自傷心悞辱而知忍迹繫窮而辨方嘉爾來之放逐為吾生之津梁

登眞興寺樓賦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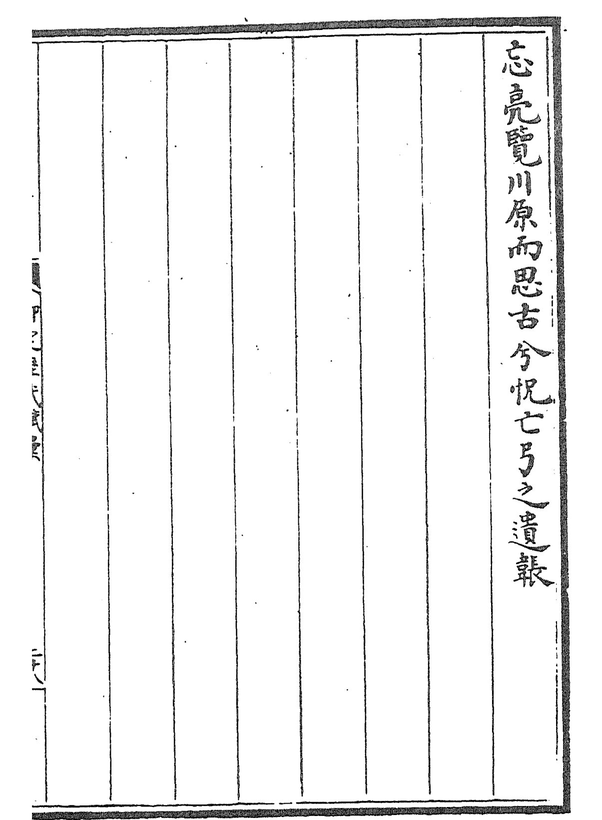
宋 蘇轍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户曹琥同遊眞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

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遡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蘧蘧兮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桀嶪峩其雄高兮惟太白與南岷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群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駢交首以磨頸兮紛絕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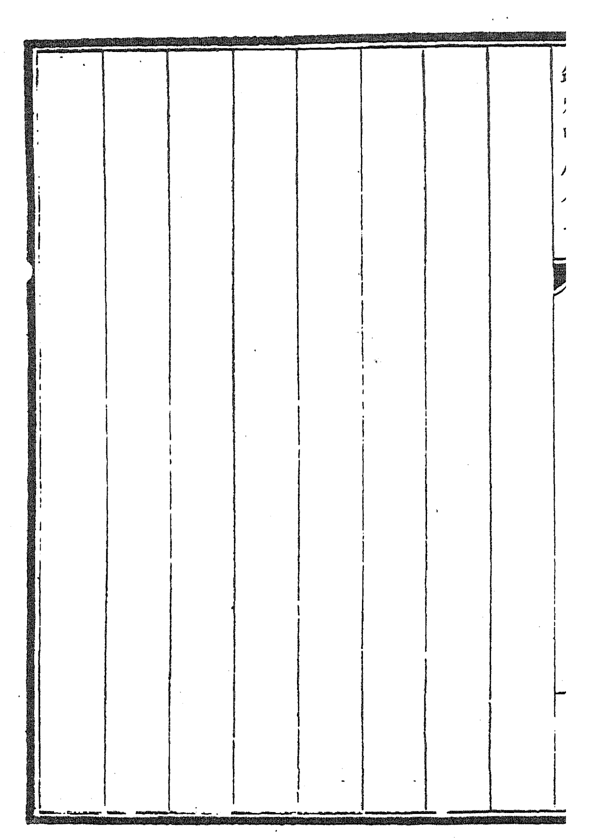
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泉乎其彌遠兮聲斷絶而復揚眇將没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修陸兮隱髙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横流以浪浪雲坱圠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令世之追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



忘亮覽川原而思古兮悵亡弓之遺韔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

謹案卷一百九第十頁前四行碁布星羅刊本碁訛基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吴　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二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一

覽古

登櫓賦　　　　　　　晉　歐陽建

登櫓櫓以遐眺闢層軒以高盼仰天塗之綿邈俯平原之曠衍嘉蒼春之令節悦和風之徽扇旁觀八隅周覽四垂面孤丘之峻峙阻曲岸之修崖植榆楸以成列插垂柳之參差寓目忽以終日情疊疊而忘疲

登龍岡賦 宋 傅亮

静潛處以永念聊寓言以寫憂蒙旭露而夙軫税余轡於龍丘南臨平隰西際荒疇北宇連甍幽榛四周眺江都之廣澄究川陸之迴修羡翔羽之嬉林樂緐蘋之在流乗清漪以汎濫翳稠枝而命仇信遂生之有所何怵迫於人尤

山陽城賦有序 唐 劉禹錫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

憫漢也辭曰

我止行車實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舂陵之氣兮焉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鋋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聿基暨絶維之再敷邀汜陽與鄗上恍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穫桓靈之欲從心於昏埶其袄餤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姦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推以

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為文

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

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耳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

亂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

元龜

登故宜城賦　　唐　蕭穎士

升彼墟兮遐眺荆江逦矚樊沔頹溆以隱嶙敲缺而巇

嶉野茫茫其靡極何人户之單尠悵青春兮始交又白

日兮將晚悲世事之艱阻慨征途之未返憑寒皋以盡目究林莽之深淺煙迴起於殘燎鳥羣飛於絕巘曾是感時而戀舊孰不酸辛而僶俛也矧乎寓縣乖剌關河阻遏去枌榆兮地表離骨肉兮天末涕橫墮以若注懷永痛其如割悠悠蒼天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撫艱勤之此土偶四海而承平方神武之君臨尚未遑於戢兵警山戎之外虞重燕代之專征罄帑藏之實窮干甲之精陸隘幽冀水塡滄溟其爲盛也入師長於庶僚出董卒

於連城冢婦降於王姬餘子趨乎正卿睚眦則決日誅
夷攀附則累歲尊榮玉帛車輿鐘鼓臺亭煥赫而鏗鍧
三十年中初不戒其滿盈終大都之偶國逸漏網之奔
鯨潰亂河淇虔劉汴滎覆東洛隳陜坰抗靡堅陣守無
完營呼吸三旬遂至乎上京爟燧燭於王宮潼關爲之
晝扃既而將吏逋竄烝民駭散崩騰郡邑空閴閭閈荒
涼我汝潁牢落我睢渙傳置載馳於商鄧兵符薦集於
淮漢彼邦畿之尹守藩牧之垣翰莫不光膺俊選踐履

清貫榮利溢乎姻族繁華恣其侈翫或拘因就戮或胥附從亂曾莫愧其愚懦又奚聞於殉難甚乎昔先王之經國仗文武之二事苟茲道之不墜實經天而緯地邦家可得而理禍亂無從而至今執事者反諸而儒書是戲蒐狩鮮備忠勇翳鬱澆風橫肆蕩然一變而風雅殄瘁故時平無直躬之吏世難無死節之帥其所由來者尚矣不其哀哉變之始也予旅寓於淇園初提挈而南奔崩波滑臺遍迸夷門亡車徒於鼎城擯圖籍於轘轅

背維嵩導汝墳迴環乎郟葉飄泊乎穰宛嗟歲聿之云暮結窮陰之涸冱市蕭條以罕人盜充斥以盈路儆奔走之僕御有啼呼之幼孺川層冰而每涉塗積雪而猶步晝兮夜兮曾莫解於馳騖惟寢與食曷嘗忘於恐懼略南鄉之左鄖凌北津之勁渡偉夫峴首之爲鎮也峻隅百雉危甍萬井森松篁之薈蔚劃鄽街以周墊前山縈依而秀拔斜漢杳映以清迴杭稌蔗橘雜荆衡之蓄桑麻黍粟侔冀魏之境漢之盛也移南國之冠蓋晉之

衰也爲北門之捍屏令方嶽之仁明惠久要於平生幸羈旅而獲宥旋載筆於戎旌陪後車乎南紀儼四牡以專征歷隤墉而訊諸乃楚鄢之遺城昔漢皇之標季閻諸侯之釋位聞景升之是牧歎興廢於茲地其後綏懷勁楚抗衡強魏雄九域以高視爲一方之所庇亦謀猷所賴而致也於時寇盜蜂聚生民失土賢雖避世才亦擇主有卧龍之奇英視江漢而胥宇遺劉后之側席聿疇咨於草莽若游魚之在水尚三顧而後語其始也亦

將稜威漢沔用武荆楚俟時觀釁終然義舉然後包并河洛盪滌陳汝迎帝配天不失厥序既中流之顛覆故宏算而乖阻信雲長之寡謀亦天命之弗與猶復廓邛峨之險奮賨濮之旅鋪敦隴阺震懾關輔致中原於旰食振衰漢之遺緒洸洸乎俾千祀而景慕宜其易名於忠武不其偉歟方其躬耕漢渚獨詠梁甫輕夫管樂莫之云許伊唱高而和寡亦惆悵於前古道不同不相爲謀斯之謂矣荆雲兮蔽虧朔雁兮差池雲有迴兮雁有

歸嗟予行兮愴遲遲諒窮愁兮莫諼雖九醞兮奚施

登臨河城賦有序

唐　蕭穎士

亡舅孝廉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遭風瘵有加無瘳憂悒迄逾一紀故不復仕而風標俊傑文史清雋則君所著别傳詳矣舅於予有教授之恩雙辭片字皆資訓誘旣而射策桂林校書芸閣首爲知己名稱舅氏之力也天寶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遺書於人間越來月届於臨河之舊邑覽物增懷泫然有賦羊曇是日獨

吟零落之篇周翼終身寧亡吐哺之愛辭曰
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隍兮水有瀾嶔翻覆兮
無端俯崇墉兮辛酸心斷絕兮河水之干借如韓伯懷
恩羊曇念昔追北渚之曩餞歎西州之忽覿曾一顧而
不忘況仁深與密戚也惟佩觿之弱歲荷哲舅之矜憐
枉月旦之殊品超等夷而獨偏過雖小而必誡善無微
而不甄備潤身之黼藻聞染翰之蹄筌豈期文嗣作者
價參時賢謀崑墟而比玉濫蓬島而懷鉛匪舅德其焉

爾諒師資乎在焉痛才高而位下悲道悠而運促甫一命於兹城蹇無媒兮窘束𠎝屠𩙪而墜羽凌永路而傾軸悼晉豎之行深哀秦良之莫贖昔自公而暇豫陪作賦於兹樓懐一紀以如昨愴今晨而獨遊俯蕭條之邑里對零落之徂秋舊館悽其在目長川逝而不留徒臨風而揮涕孰知夫四望可以銷憂者也

吳故城賦

宋 張耒

亂吾舟兮大江夕余濟兮樊口登武昌之故墟弔西門

之衰柳出東郊而南眺訪遺城之培塿嗟頹牆之迤靡半已平乎耕耨雜溪澗而沮洳橋冉冉而時秀曰是吳王之故宫兮昔孫仲謀之所有當群漢之委地羣兇聚而啄剖偉紫髯之永圖獨穴據乎江右豈無意於雍洛易虛夸為善守觀其作都於武昌夫何險阻而即安是為大江之上流兮於備敵焉不繁顧諸將之凡才豈袁曹之敢班欲身當中原之一面兮事便時利一葦濟乎濤瀾當是之時兩觀萬雉縹緲應門內擁燕趙之容外

屯貔貅之軍笙磬鼓鐘之喧闐旗旆車馬之繽紛固已包蒙川澤震耀山原安知夫千載之後陵谷易位夫何遺珠與棄玉顧此遺墟之將圮於是與客休於祠宮披榛蘇之微路嗟牛羊之入室固牲酒之不具與客愀然三歎而去

過驪山賦

唐　徐寅

六國血於秦秦皇還化塵塵驚而爲楚爲漢路在而今人古人但見愁雲黯慘疊嶂嶙峋時遷而金石非固地

改而荆榛旋新愚聞周衰則避債登臺秦暴則焚書建
國貴螻蟻於人命法豺狼於帝德兩曜昏翳九圍傾側
扶桑幾里我鞭石以期通溟海幾重我驅山而要塞慘
慘玄穹嗷嗷七雄三農百穀以休務淬鐵磨金而獻功
九州病萬室空韓趙魏以交滅楚燕齊而坐窮家有子
兮誰得孝國有臣兮爭敢忠九野分將焉作兆民之主
諸侯吞盡方行天子之風星隕九霄城長萬里血染草
木肉肥蛇豕將欲手挂天刃足挑地紀拙虞舜而短唐

堯汚殷辛而長夏癸禍從殃催川揺嶽摧金陵之王氣損起蓬島之宮娥不來黔首求主蒼旻降災天漢之龍觜倏斷沙丘之鮑臭誰猜魍魎諸夏腥羶九垓於是宅彼罔巒兆斯陵闕猶驅六宮以殉葬豈言蔓草之縈骨嫌示儉於當時更窮奢於既殁融銀液雪疏下地之江河帖玉懸珠敀窮泉之日月嶫嶫層層不騫不崩斯高之喉舌方滑劉項之雲雷忽興軹道一朝璽獻漢家之主驪山三月火燒秦帝之陵今則草接平原煙蒙翠嶺

想秦史以神跡甲秦陵而恨永華清宮觀鎖雲霓作皇唐之勝景

驪山傷古賦

唐 郗昂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夫爲國者當建宗社廣敷聲教尊其威靈儼其容貌其惠也遠浹其仁也普悼言靜而可以底綏言動而無所屈撓令四海惟精惟一俾萬人是則是儆安有臨伐木而棄其斧將涉水而投其棹童子猶知其不可況天下之龍豹初虎視八荒鯨吞六國攻

必取戰必克所往而梟其渠帥所敵而斷其銜勒起翦
之功逞蘇張之詐塞招星紀之南伐天街之北賞尉繚
以爲忠讜誅文信以爲殘賊將大寶而康寧謂神仙之
可得一何壯哉及其浮江沉璧登山紀石徼茅濛爲却
粒之符遣徐市爲求眞之客殫人力爲馳道鑄兵刃爲
金狄方欲肆其暴露方欲窮其轍迹鬱興閭左之徭大
起阿房之役亦所以坑其儒士亦所以燎其經籍閻祖
龍而匪寤逢巨魚而必射不知望夷之兆未覩沙丘之

厄又何謬歟天降圖籙言勦其辜惡貫已盈禍胎必臕載飽之氣俄儆夢神之應聿徂意靡察於妖子尚勞師以備胡人且愍於蒙將我獨憐此扶蘇廢至尊之丕烈任姦邪之逆謀將欲稱始帝而歷萬代卒宗滅而身屠王祿盡矣誰定其危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既同信於望夷安肯從於悖斯生且替其遺命死徙華其葬為嗚呼驪山之隧其庸幾年上周五里下錮三泉磬珠璣之布獲盡金石之雕鐫匠人勞而不償反生埋於鬼蜒孤兒

穴而塵積牧豎焚而火連嗟拔山之壯氣成拱木之寒煙享祀輟矣疇相恤焉百二之襟帶莫守數仞之丘墳巍然何德之衰絶伯翳之餘業何力之競爲劉炎之著鞭枝葉將落本必先顛菑折巢覆胡能卵全是知不有廢也後王安得而處旃

劒池賦有序

唐 李德裕

余屆瀅豐城弭楫江渚問埋劒之地則有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繇振發雖人亡劒去

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爲此賦云
天地鬼神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沉埋日多往昔紫氣衝
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寶乃墜於敵國既精感而
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風雨之會尚假雷生之力豈
通塞之有時何顯晦而難測我不自振掘之而得雖潛
朽壤之中靡受莓苔之蝕誠宜英主用之提攜指揮內
以靖諸侯外以服四隅爲東序之祕寶備有國之光儀
一見留於邑長一獲佩於台司始謂伸於知己終乃屈

於不知既而長鳴玉匣躍入漣漪化鋒鍔兮奮迅煥精
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清漢聾江海之
祇昔時在獄兮成廢池寶常棄於茲地人載懷而孔悲
況乎耶溪水涸赤堇山閉巧冶既沒作者曠世風胡已
遠壯武復逝斯物儻存知者誰氏惟人代兮去不留嗟
雙劒兮焉可求

三良冢賦有序　唐　闕名

魯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月吾西遊汧渭出於岐雍之間於古道傍得三良冢心甚哀之涕泗者久之而去辭曰

昨宿岐城曉涉渭東霜凌雪結飛沙亂蓬中野躊躇屈此古墟野人曰即車氏之冢方驅駕班如久而咤曰吾嘗讀舊史矣古者秦氏大於穆公出師則寧東夏用賢

則霸西戎大邦服其禮小邦畏其雄謀已集戰亦武不能勤王不爲盟主者何居以滅天之良喪人之特百夫仰系一朝而蹈可哀也哉究其三子遭時迍邅主已即世身皆靡全指冥泛而爲期撫昭世而坐捐方惴惴以臨穴且哀哀而號天從有言於寒原莽蕩千里迴眺無垠上刺衰德下傷幽魂挂騣壠樹脫劒山門掇野芳以爲薦汲行潦而充樽矧今情之猶悲諒古恨之潛吞死而不作吾誰與言代事浩渺人壽爾天言念君子中心

悄悄哀生人之長慟赴永夕之莫曉歸去來兮不可留且悲吟於黃鳥

哀三良賦　元　楊維楨

訪西戎之霸國兮歷岐豐之故疆過槖泉之古墓兮敬有弔乎三良曰子車氏之伯叔兮實百夫之稱特既委質以事君兮雖殺身其不惜然君子有不死兮死不以其私貴以義而制命兮矧命亂而不治感一語以自信兮誓九土以同歸哀三仲之稱良兮異乎顆之從違何

嗣子之弗君兮又驅良而無遺百七十人之同死兮不啻俑而腐之雖戎索之陋風兮亦秦人之家法傷王靈之不振兮肆諸侯之專殺後驪山之從事兮海鳧鳥以深藏詔後宮以從死兮知秦德之不長嗚呼古無殉死兮秦實不仁良不可贖兮徒百其身黃鳥兮嚶嚶哀良之死兮不如無生臨深穴兮穴已平霜露瘁兮天無情些吾文而敬弔兮激天籟而悲鳴

沉碑賦 以陵谷久遷名績終在為韻

唐 王棨

元凱立功銘其始終欲播美於萬年之後乃沈碑於一水之中剖彼貞姿餘烈必期乎不朽藏斯濬壑垂名庶及於無窮豈不樹佐晉之洪勳立吞吳之巨績思後世以不顯俾中心而是惕將紀乎竹帛時移則令聞癒亡若銘以盤盂代異而嘉聲恐寂然則千古無壞雙碑可憑博約之辭既著雕篆之功亦興有美皆述無勞不稱一則置彼高山謂高陵爲谷一則投茲深水惲深谷爲陵且言曰水以柔而虛受石以堅而可久雖此隱而彼

見彼若泉而此阜不知我者笑淪棄於目前庶知我焉諒昭彰於身後既而憑岸爰舉臨川載傾迸洪漣而呈落殷白浪以雷聲始覩其文徒謂憂於沒齒終窺其理方知叶於流名由是影動深泉響連通谷莫不聾波神駭水族靈龜將負以股戰陽侯既覽而心服盡驚是日誤墮淚於斯源却想他時閱色絲於誰目至今五百餘年英聲自傳泗水之恩波尚遠峴山之嵐翠猶鮮但覺潭邊春盡而遺芳不歇更憐川上時移而茂躅難遷然

則伊尹之作阿衡姬公之爲太宰邁古之芳猷克著迄今而英風未改是知事若美於一時語自流乎千載亦何必矜盛烈況豐碑欲功名之長在

磨崖碑賦

元　楊維禎

招猗玕之贅叟兮訪古蹟於岐陽瞻穹崖之槃立兮摩萬仞之青蒼儼児靈其呵護兮曰頌中興於大唐觀其森鉤錯畫兮蛟龍蟠拏嚴辭密義兮日光玉華燕許既仆兮韓李未範去雅未遠兮光價倍加當天寶之末路

兮豢繃兒於虎穴弄漁陽之剽兵兮積潼關之戰骨蹇
青騾以西狩兮瘦馬嵬之苟活劍既犯於怒鋒兮環又
何尤乎汚血嗟靈武之收兵兮何履位之倉皇祚殆危
於贅旒兮機不間於毫芒苟執溫清之小節兮不匹馬
而北方則千麾而萬旗兮肯復致忠於耄荒咨李郭之
猷謀兮徇迴遠之大節成王翼其小心兮尚書奮其英
烈羌恢復之不時兮偉四三之後傑擁夾道之黃髮兮
復見唐之日月瑞黃河之清流兮凱京師之汗血迎上

皇以來歸兮嗟長慶之歡聲歎南内其不祥兮起膝下之天兵使權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嗟豺虎於嚴家兮又何律君臣於寥寂此殘碑之墮淚兮與涷雨而受零至考頌以論體兮括唐石之小玼用魯史之筆法兮寄清廟之歌詩挈大唐之罪案兮畀瓊琚之賞辭宜後來之墨客紛石刻之是非也亂曰已矣乎國不貴於無難兮難貴圖於未形五王持兵兮唐室再興胡封豕之復豢兮撼蟠李其幾傾幸六聖之遺祚兮復鑾輿於

兩京穹崖齊天兮偉德武丁臣結作頌兮佐唐光明嗚呼休哉配迹風雅兮製作如經繪日月之重光兮垂天人之休聲希吉甫以作頌兮又何美乎臣結之銘

曹娥碑賦

元 楊維楨

昔湘纍之徇國兮甘以死而傷生身雖殞而心不懲兮同楚野爲國殤夫何娥之眇軀兮亦前修之允蹈彼忘死以爲貞兮茲捐軀以爲孝惟娥之烈烈兮曾稚年之未笄當吾父之善泅兮習婆娑以爲戲陽侯忽其不仁

兮哀層波之蟄溺嫓張張以哀鳴兮旬七日而罔食扣龍之宫不得其尸兮化精衞而莫爲力儼見父於重淵兮奮輕身於踴擗嗚呼惟仁足以殘肌兮剛足以錮志誠足以開金石兮孝足以動乎天地風濤爲之折裂兮蛟鼉爲之四奔抱父尸以仰出兮儼膚髪之猶存謀江頭之長老兮泣孤舟之過客抱遺骸以祭告兮異鮑生之刻木蟜完父於傷梶兮娟代父於醉津緹縈氏之上言兮除肉刑於特恩曰予中人之可企兮匪拔俗而絶

倫嗟娥之之爲教兮習絺葛以爲經豈師傅之夙詔兮誦
烈女之遺風惟純誠之天出兮奮百代而獨立宜廟貌
之永存兮表雙阡於江邑追元嘉之元祀兮得賢長於
八廚屬郡郵以秉筆兮樹穹石於龜趺追古雅以述作
兮比西京而莫踰深石陰之詮語兮信贊美其非譽夫
何後宗人之孟德兮過靈祠以駐馬摩遺傳之殘碑兮
感外孫與幼婦三十里之較智兮曾何足以爲師昧綱
常之大節兮絜長短之設辭彼小兒之舐犢兮又何尤

於德祖酌大江以爲酒兮攪江花以爲脯此二英英之孝
娥兮及逞逞之鱗甫彼主將其可尊兮勁吾哀其莫禦
願激清流於東江兮洗遺汚於鄴土嗚呼銅雀麋鹿兮
西陵狐鼠耿孝魄之長存兮照江月兮千古

鸚鵡洲賦

宋　羅願端

登黄鶴之高樓兮欣徙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
正平之遺處指垂堂而不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
黨禁之既解兮凛凛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戮一介兮衆

必爭起而課讙士猶恃此而不恐兮時亦直情而徑行
寧知嗾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康之事勢兮
魏甚菀而漢枯每不忍其綴旒兮思忠憤之稍攄惟天
擇其所發兮遂至於顛沛而闊疏當其解衣而慢侮兮
坐皆驚愕而失箸吾謂死於漁陽之摻撾兮何預乎鸚
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兮雖顛困苦而終赦惟此
客以授我兮宜相與尸祝之不暇兵在頸而追救兮奈
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脫身兮終亦無以自全北

海仗正而孥戮兮德祖以俊而銜冤三人者蓋一體兮必且脣亡而齒寒嗟繁城之佐命兮非不巧於自營挈四百之基祚兮與一身孰爲重輕來者滔滔如江水兮攘臂而議先生試文華爲浮溥兮至或以比乎盆成苟吾言之獲信兮猶足以吐千古之不平

鐵箭賦 有序

元　楊維楨

事見臨安志箭在今杭城外南新橋北大若杵然鏃首出土面人撼之可動而不可拔也父老云掘土深則箭

隨土陷培以土則隨土以高此其神異也
絶浙水之横江兮睇天目之游龍挾訪古之碩生兮憩
予以龍陽之新宮忽臨睨夫夷壍兮鉅鏃磌乎其若舂
故老指以告予兮曰錢王之鐵箭也若鼎水之號弓兮
羌至今猶睠睠也方開平之四禩兮新沙築以成堤陽
侯不受吾職兮將治國而鯨鯢王馮馮以赫怒兮閱羣
彀於水犀憤一矢以加遺兮敵海若使不西奠西民於
衽席兮實神奴之功齊觀周棠以存名兮過漢渠而想

白矧兹矢之末㔹兮留全吳之霸澤吾想矢之經工兮
實取乎赤堇之銅奮神槌乎豐隆兮鼓神鞴於祝融聿
是矢之躍冶兮豁月星之晦蒙資要離以釁血兮誓干
莫其爭鋒於是服以百寳之室兮發以千鈞之弩乘風
雲以奮旅兮揺白月之大羽射長矢於天狼兮誅宏昌
若鼷鼠裹山林以錦綈兮迎父老以毬馬霸吳越而奄
有兮允一時之雄武也吾嘗觀勍濤於江上兮愁鬼憤
之依憑譟旗鼓以北下兮陳昆陽之千兵波躍櫓如慶

忌兮浪擘山如巨靈紛望景而辟易兮羌孰得而與京
茲持滿而一激兮心金石以貫之海若爲予退舍兮豈
人力之能回迺知卓山而泉湧援戈而轉日一沉勇之
激兮羌不速而疾也彼漢皇之武略兮決瓠子以興歌
楗淇園之竹落兮終虒彈而爲河彼秦王之雄發兮傳
虜箭以肆夸脫突厥之虎穴兮危長矢其幾何𢦏知吳
越之鐵箭兮可與貫隼之肅楛東房之垂竹歷百世而
不磨也客有些酒江上而和之以歌曰三箭兮天山壯

士歸兮漢闕一箭兮海帖左江右湖兮按以萬堞占斗氣兮江之干泣鬼母兮雷霆拔山逐飛劒兮劒上天些故國兮三千年

漢林賦　元　陳櫟

予聞周南之詠文王至矣乎德化有源修身刑家厥所廣及江漢之涯宜廣漢之詩人必推廣而讚美謂德廣之所及能感化乎遊子世有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苟欲適乎正道何可外文德之純文所以文純亦不已

德廣所及其用兮之德之純其本體維南兮喬木德化兮膏沐喬木兮參天森森兮林麓豈果漢濱之木眞寒綠成林自有不林之林兮種德末茂而根深彼儒林與書林非眞林木之可見矣所種之林林兮蔚盛德之符驗吳君本市隱兮當暫焉而山棲今又舍山棲而市隱兮此林隨此身之所之十年計種以木兮百年計種之以德德愈廣而林愈茂兮身所至即江漢之域

篁墩賦 有序

明 李東陽

新安之篁墩以竹名黄巢之亂凡地名黄者輒不加兵墩之人更篁爲黄以求免禍其後因習稱爲黄墩墩之程氏有晉賜太守元譚故第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亦以功祀於墩其裔孫春坊諭德克勤憤其先世賜第廟食之地汙於七百年之僞姓乃按據譜冊復其名曰篁墩予謂其考古之學反正之功於斯爲大乃賦其事以教其宗及其鄉之人使知兹墩之克復舊名者自諭德君始其辭曰

旃蒙子退食玉堂顧懷舊鄉乃閲禹貢覩職方考地志披山經檢國史捃家蔵望喬林於蓊鬱弔古蹟於蒼茫續梓里之故事得篁墩之嘉名彼阜兮孔碩荈修竹兮叢生根連蜷以糾結葉踈立兮啨嶸物隨時而並秀人與地而俱靈乃有循吏出晉功臣在梁樹冢聲於閥閲存廟食於蒸嘗此程氏兮故疆墩何爲兮彼黄噫嘻悲哉廣明讖妖冤句興孽有唐弗君黄入其室東踏齊魯南躪吳越過城爲墟戰野成血殃魚阨池鬬鼠悲穴當

是時也玉帛之所不能啗鋒鏑之所不能折解圍無外黄之兒排難無邯鄲之傑惟竪夫兮諱竟賴故老兮多哲寧僞姓兮斃蒙庶疑兵兮不發圖免禍於異辭豈甘心於折節聊假物於音聲遽遺羞於齒頰山顰悽兮莫展竹淚漬兮不滅賊既死兮墩存事已往兮名揭嗤彼躬兮弗遑奮我肘兮誰掣慨世俗之無知若難煎而易巇可勝惜哉於是操斧鉞之權秉春秋之管剛腸爲之寸結怒髮爲之雙短慕盜泉之不啜念朋字之當辨恥

蹤樹之是依思名棠之勿翦豈名姓之足爭實邪正之
相外汎氛挨於舊域揭日月於華扁還趙璧兮秦庭復
王田兮漢版植綱常於已墜誅姦雄於既殄快九世之
餘讐回千鈞於一挽懷世忠之遺風每爲恨兮不淺幸
此地之猶逢恨吾生之既晩於時鄉之父老走而相告
曰嗟乎有是哉物換兮星馳朝遷兮市移江山是兮人
民非生紛紛兮死離離好不識兮惡不知嗟吾曹兮徒
爾爲微太史之爲賢吾悵悵兮誰歸諒靡德兮莫報匪

吾人兮獨私拂莓苔兮古石掃蕪翳兮荒祠勒銘章兮篆籀修俎簋兮威儀旣乃命酒酹地呼山靈而告之景若表而開明地若闢而平夷林柯若起而夭矯土石若揩而崔嵬瞻虎豹之炳蔚睹鸞鳳之葳蕤彼兕虣兮安在曷汝蟲兮足悲獨勲德之未泯與文章而相輝客有好事者聞而爲之歌歌曰墩兮篁兮誰使汝爲黄兮篁兮墩兮亡吾又使存兮嗟墩之人兮勿我誤兮將以遺我孫兮

龜窩賦 有序

明 曹璉

按河南永寧縣志云禹治水功成神龜負文出於邑之洛川歷千萬年其窩儼然尚存予恐未的乃駕舟往造其地觀之果如所載不爽遂作龜窩賦以紀之

繄陶唐之初時兮歷江河之未鑿茫洪水之汜濫兮蕩民居之蕭索賴虞舜之圖治兮躬謙虛而咨四岳僉於是而薦禹兮堪勝夫斯命之託禹傷鯀之汨陳兮果勤劬而允若隨山川而刊奠兮順水性而疏瀹雖手足之

骿胝兮猶朝濬而暮鑿恆三過其門閭兮未一入而休
汩歷八載之難險兮功乃成而告茇感穹昊之昭格兮
錫神龜之出洛背負文而璀璨兮肖蠖略宛轉以顒顒
毓元氣之淋漓兮合亭毒之化工禹默契其旨兮發閟
靈於鴻濛因其數畫而次第兮按八卦而分九宮彼戴
九履一兮象首尾之始終彼左三右七兮衍輔翼之相
從肩二四足六八兮而五獨居夫其中此洛書之實與
兮匪聖知孰啓乎愚衷嗟事雖載於蠹簡兮而跡則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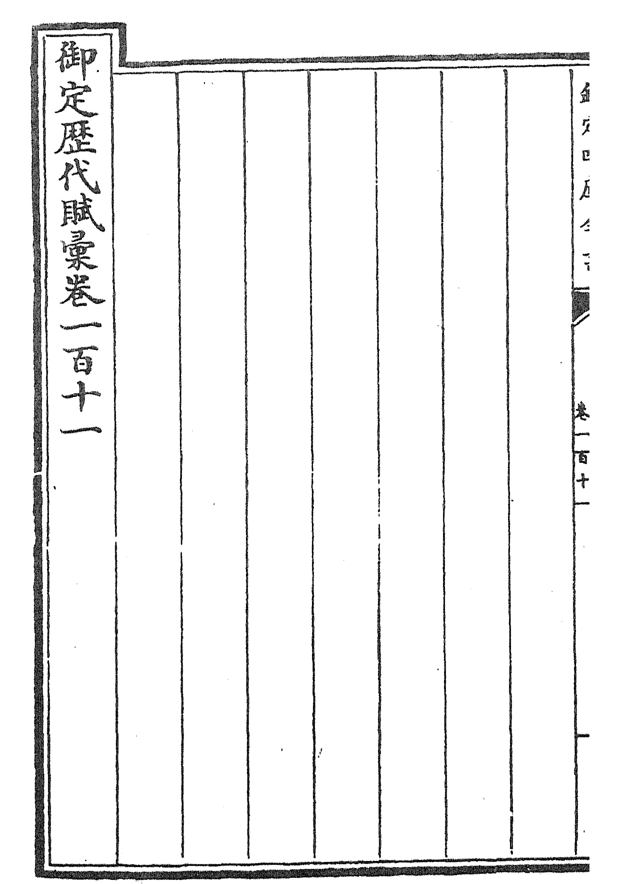
究其寔心怏怏於周流兮博追訪而未的偶承乏而觀
風兮跨青驄而巡歷自嵩麓而之永寧兮望長淵之洋
溢乃命駕彼綵鷁兮泝流光而遊息湛平瀾之淵泓兮
濬輕煙之忽翕少焉抵一沙渚兮懸兩岸之壁立蕙若
披香沙茵襯碧紛鳧鷖鴻鴈之翺翔駭黿鼉虬蜃之出
沒暫停櫂延佇以尋訪始覯夫龜窩之祕蹟氤氳而
上蒸形偃仰而昭晰熟睇其蹲踞眙瞠其呵衛意其非
天錫之休徵必地產之靈異不然何怒濤不能衝流沙

不能積左盤右旋前蹲後踞而千萬年如一日也哉

閒田賦　明　王翰

條山之陽黃河之傍灘莽極目獸駭鳥翔畎澮縱橫以遠際溝塗陂陁以衍長經界究其未改廬井已不可得而詳問乎高之耆老乃知古虞君之故邦及芮伯爭而未決質成於文王者也嗚呼姬周之造跡自后稷之建邦公劉之啟土古公著撫民之庸王季號勤王之祖至翼翼之文王得奔走禦侮之賢輔三天下而有二猶臣

服商受而遵王之所也傷漢儒之鄙陋議圖讖以厚誣以虞芮質成而被化為周始稱王而受符以區區之陋邦固定於虞芮之質成若尊號改元斯盛德之所必無也嗚呼天有昭昭之明無諄諄之教視其命之去就在人心之惡好苟處時而得中何必丹書朱雀而為符告也眺荒原之茫茫撫往事而增悼追淳風之不及傷衰世之末造誦緜詩而永歎爲執筆以三叫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一

御定四庫全書